

The cover art features two characters in a tense conversation. On the left is a large, green-skinned orc with a thick, braided beard and heavy blue and gold armor. On the right is a smaller, orange-skinned character with a mohawk and brown, fur-lined armor. They are set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dark, jagged rock formations.

WORLD  
WARCRAFT  
THE WAR WITHIN

核心领土

作者: ADAM CHRISTOPHER

3

血脉





萨尔倒吸一口气，醒了过来。他想要起身，却被一双手轻轻地推回到行军床上。

“放轻松，亲爱的。”

萨尔眨了眨眼，视线也清晰了。“阿格娜，”他低声说道。在她的帮助下缓缓坐起身来；然后他好像忽然想起什么，用手指摸了摸被箭矢射中的地方。虽然还能感到疼痛，但伤口已经愈合，手臂的麻木感也消失了。

“洛克欧什医术高超，”阿格娜说道。“他们说你需要点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力气，不过我想他们低估了你的耐力。”她面露微笑。“他们好像不太相信你能在那种状态下，一路从激流堡徒步走到这里。”

萨尔嘟囔了一声。“我昏过去多久了？”

“最多几个小时吧。”

萨尔把双腿挪下床，并让阿格娜帮他站起来。他抱着她，用手指抚摸着阿格娜的下巴。“见到你真好，我的爱人。”

“我也是，”她说道，她停顿了一下。“我多希望你醒过来

以后能听到好消息。”

萨尔叹了口气。“盖亚拉那边不顺利吗？”

阿格娜摇了摇头。“情况……举步维艰。”

萨尔揉了揉酸痛的肩膀。“不出所料。”他环顾四周，发现他们正身处简陋的军营之中。营帐里的另一边还有一张行军床，上面放着萨尔的盔甲——它曾属于奥格瑞姆·毁灭之锤。

萨尔回想起了这次的高地之旅，期间出现的迷梦历历在目。他走过去开始穿戴盔甲，想到如今又历史重演，自己身穿毁灭之锤的盔甲回到这里，兽人和人类的宿仇又再次点燃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究竟要怎样才能让艾泽拉斯走出这一切，对于过往哪怕无法遗忘，也能做到轻轻放下，让它静静地归于历史？

他将带有巨大尖刺的护肩扛在肩上，开始扎紧胸前的系带。“我必须马上和盖亚拉谈谈。”

“古伊尔，”阿格娜说道。“难度可能比你想的还要大。”

萨尔哼了一声。“但是她知道我在这里吧？”

“当然。幸好她派出去的巡逻队找到了你。她不相信激流堡会欢迎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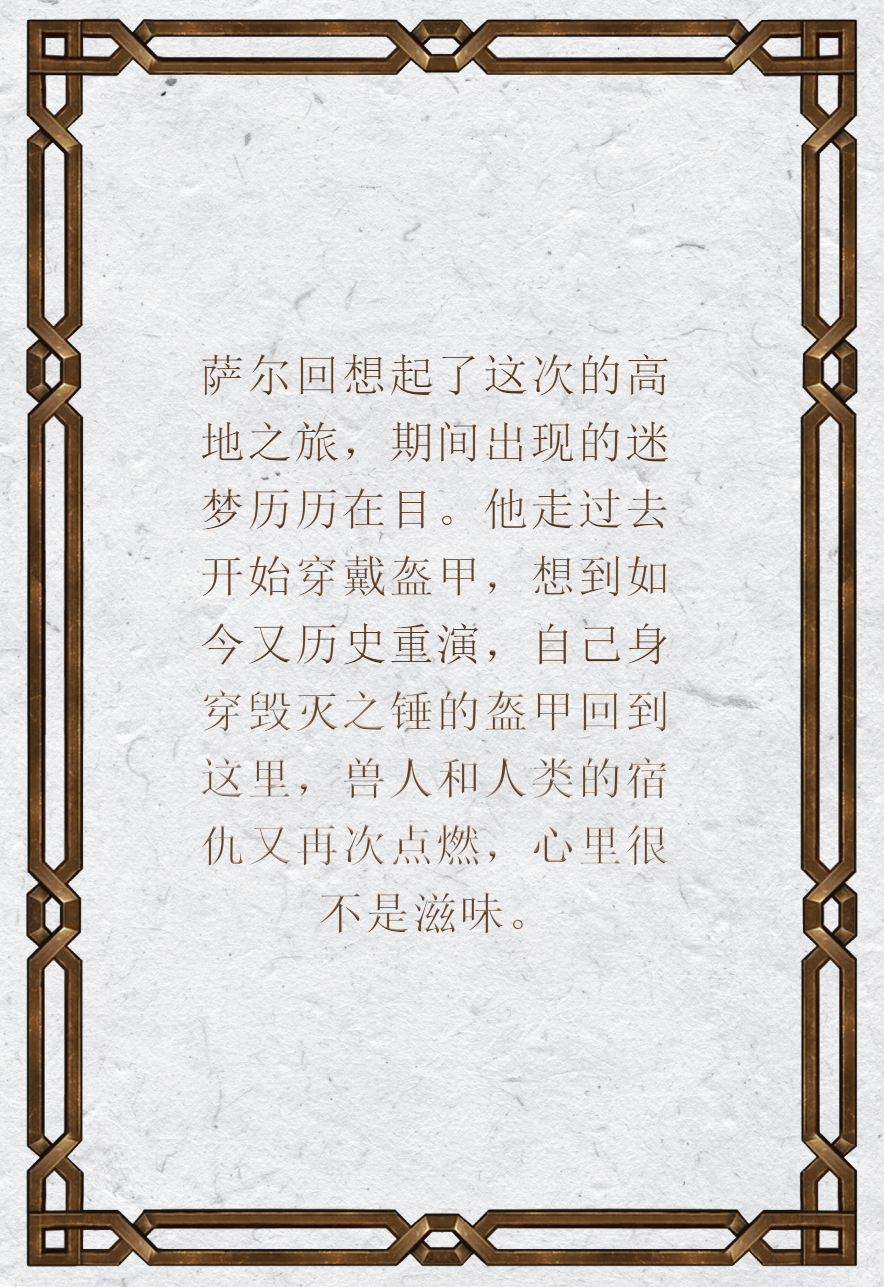
萨尔开始穿上战靴。“那正好该谈谈了。”

“你不明白，”阿格娜说道。“她不会接见你的。”

“走着瞧，”萨尔说道。



萨尔一路弯弯绕绕，穿过了基地的走廊，阿格娜紧随其后。他来到一间由两名库卡隆守卫的房间，两人自觉地让开放他过去。看来达纳斯在伯拉勒斯说的确实不假：虽然萨尔绝对不会找理由去测试，但即便没了大酋长，库卡隆依然会听命于他。当他步入会议厅之时，就看到盖亚拉正站在盖满地图的桌子旁，身边还有两个兽人——现任库卡隆将军塔尔加，还有一位是绿皮灰胡子的战士，他会出现在这里，倒是一个意外的惊喜。



萨尔回想起了这次的高地之旅，期间出现的迷梦历历在目。他走过去开始穿戴盔甲，想到如今又历史重演，自己身穿毁灭之锤的盔甲回到这里，兽人和人类的宿仇又再次点燃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“伊崔格！”萨尔叫道，一边过去问候他的老朋友。“黑石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伊崔格紧紧抓住萨尔伸过来的胳膊。“可不是只有你肩负着外交任务，萨尔。不过我很高兴你在这里。你的意见肯定会让我们受益匪浅。”

盖亚拉听到这话面露怒色。“伊崔格建议我撤军，可我们人民在高地上洒下的鲜血还没干。”她和萨尔目光相会，他在她的怒气中看到了熊熊燃烧的火焰，他自己也曾经经常被它吞噬。他觉得自己和盖亚拉有许多相似之处。

“但这里由我做主，”盖亚拉对着伊崔格说道，然后转向萨尔。“如果我想要你的建议，古伊尔，我会叫你的。”

萨尔并没有动摇。“我似乎来晚了一步，对此我非常抱歉。”但我必须和你谈谈，盖亚拉。”他向同伴做了个手势。“阿格娜肯定把情况都告诉你了。”

“她说的我基本早就知道了，”盖亚拉说道，“你来的时机真是不巧，我的朋友。”

“恐怕时机不是我们能选的，”萨尔说道，“不过我还是要来寻求你的帮助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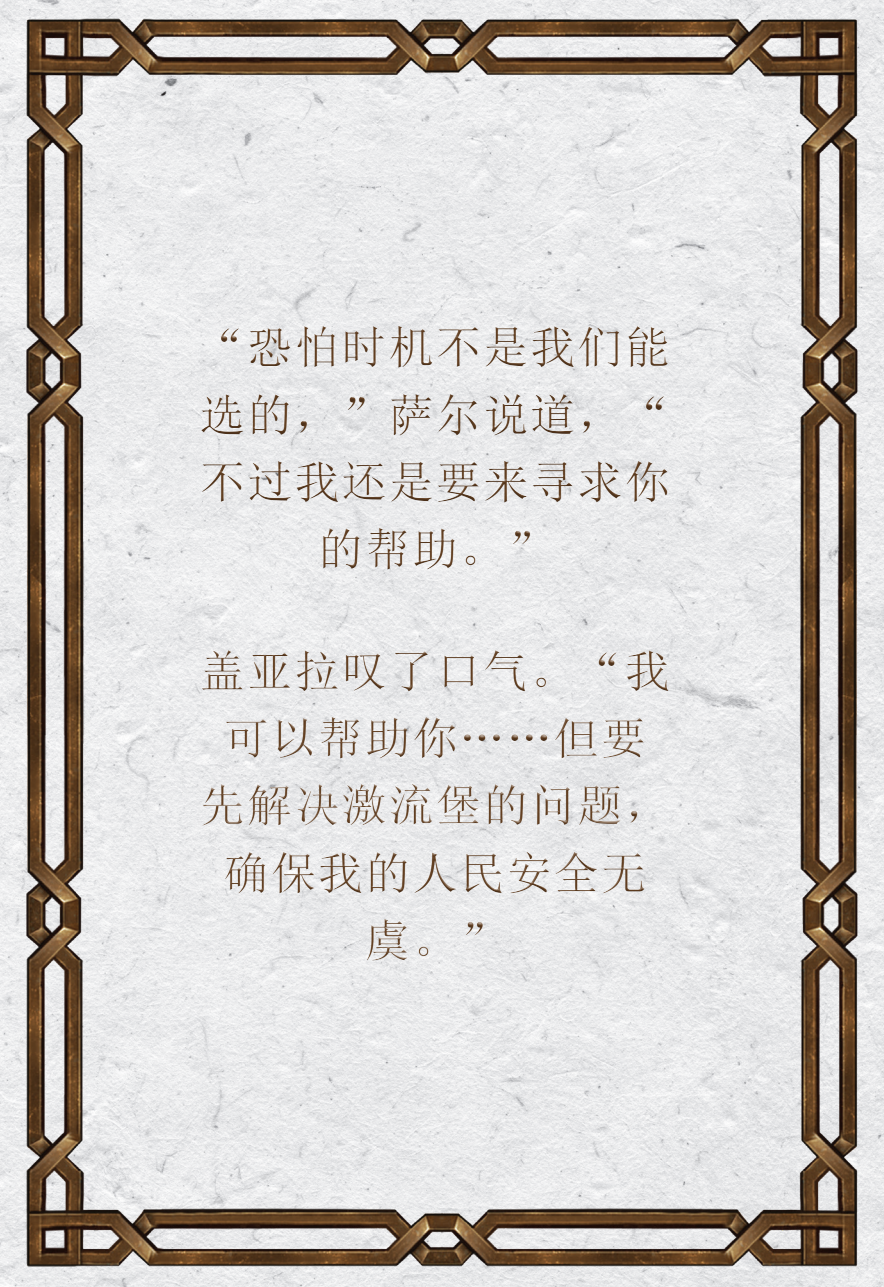
盖亚拉叹了口气。“我可以帮助你……但要先解决激流堡的问题，确保我的人民安全无虞。”

萨尔看了一眼伊崔格，但那位老兽人只是摇了摇头。如果盖亚拉已经问过黑石酋长的意见，很明显如今的情况已经糟糕透顶。他不能重蹈伊崔格的覆辙——他不是来胁迫盖亚拉合作的，他是来协商的。

“告诉我现在的情况，”萨尔指着地图说道。“也许我们可以互帮互助。”

盖亚拉没有动弹，她盯着萨尔，下颚后方的肌肉微微抽搐。然后她点了点头，似乎冷静了下来。

“好吧，”她说道。“自从我们来到这里，一直和激流堡秋毫无犯。”她在地图上指出他们的位置。“我们一同处理这片区域中掠食动物肆虐的问题，削减它们的数量，双方也都能从中受



“恐怕时机不是我们能选的，”萨尔说道，“不过我还是要来寻求你的帮助。”

盖亚拉叹了口气。“我可以帮助你……但要先解决激流堡的问题，确保我的人民安全无虞。”

益。然后达纳斯·托尔贝恩把他的侄女玛兰推成了摄政王，自己跑去暴风城履职了。这位摄政王只给了我们几个月的和平，就开始召集第七军团辅助军。”她将几个棋子丢到桌上，用来代表辅助军。“她说这只是为了援助激流堡，保护农田不受掠食者的侵害，但是很快他们的巡逻队就离他们的地盘越来越远。两军之间原本友好的接触也逐渐演变成了暴力冲突。今天的冲突则标志着事态进一步升级，而她还会得寸进尺。”

“那些人类只会寻衅，”塔尔加说道。“他们在愚弄我们。”

“我们别无选择，”盖亚拉说道。“我们确保人民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库卡隆过来，增援基地。”她又在桌上放下了一枚不同颜色的棋子，重重地落在了落锤镇旁边。

萨尔叹了口气。“这样玛兰也会觉得这是明显的恫吓。”他瞪了塔尔加一眼。“两边各立一支军队只会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。一定还有其它办法。”

盖亚拉笑了起来。“那麻烦你告诉我们吧。”

“沟通，”萨尔说道。他向伊崔格示意。“外交，协商。就在此刻，吉安娜·普罗德摩尔正在激流堡，肩负着和我一样的任务。”

“那我祝她好运，”盖亚拉说道。“玛兰·托尔贝恩可不喜欢沟通。她更喜欢让她的弓箭手办事。另外，就像我刚才告诉你的——她还会得寸进尺。”

“愿闻其详，”萨尔说道。

“我们得知激流堡正在策划发起进攻，”塔尔加说道。“这次可不是简单的冲突了：他们想要夺取领土，扩大地盘。”

阿格娜走到桌边。“他们计划攻击落锤镇？”

“那帮懦夫没那个胆子，”盖亚拉说道。“他们的目标是格沙克农场。”她指了指地图。“如果玛兰以为能欺负我们的农民，轻易地拿下一场胜利，那她就大错特错了。”她看着萨尔。“相信我，激流堡即便有第七军团，在玛格汉的力量面前也只会顷刻沦陷，更别说我们还有库卡隆相助。届时会有很多伤

亡，但不会是兽人。”

萨尔看着盖亚拉，看着她眼中的火焰。她和他是如此相似，但又那么……不同。没错，他曾经也身处她现在的位置。但是萨尔吸取了教训，而盖亚拉却渐行渐远。也许是因为她来自另一个世界，另一条时间线，她本身就是德拉诺古老而残酷的生存法则的鲜活体现。

他摇了摇头。“盖亚拉，如果激流堡沦陷了，联盟一定会全力反击。一定有别的办法。”

“外交？”盖亚拉啐了口唾沫。“你就是在去外交的路上中了他们的暗箭。现在我们的敌人已经准备伏击我们的平民，而你还在说什么外交？玛兰·托尔贝恩就是要把我们赶尽杀绝。她觉得只有自己大获全胜，才是取得和平的唯一途径。”

萨尔向盖亚拉走了一步，感觉自己的面部正在升温。“那就去告诉她！先迈出和谈的第一步。你能做到吗！？向她证明总会有更好的办法。”

“你在害怕什么，古伊尔？”盖亚拉大声说道。“停战把你变得自以为是、软弱无能。就像我们的父亲！”

*我们的父亲。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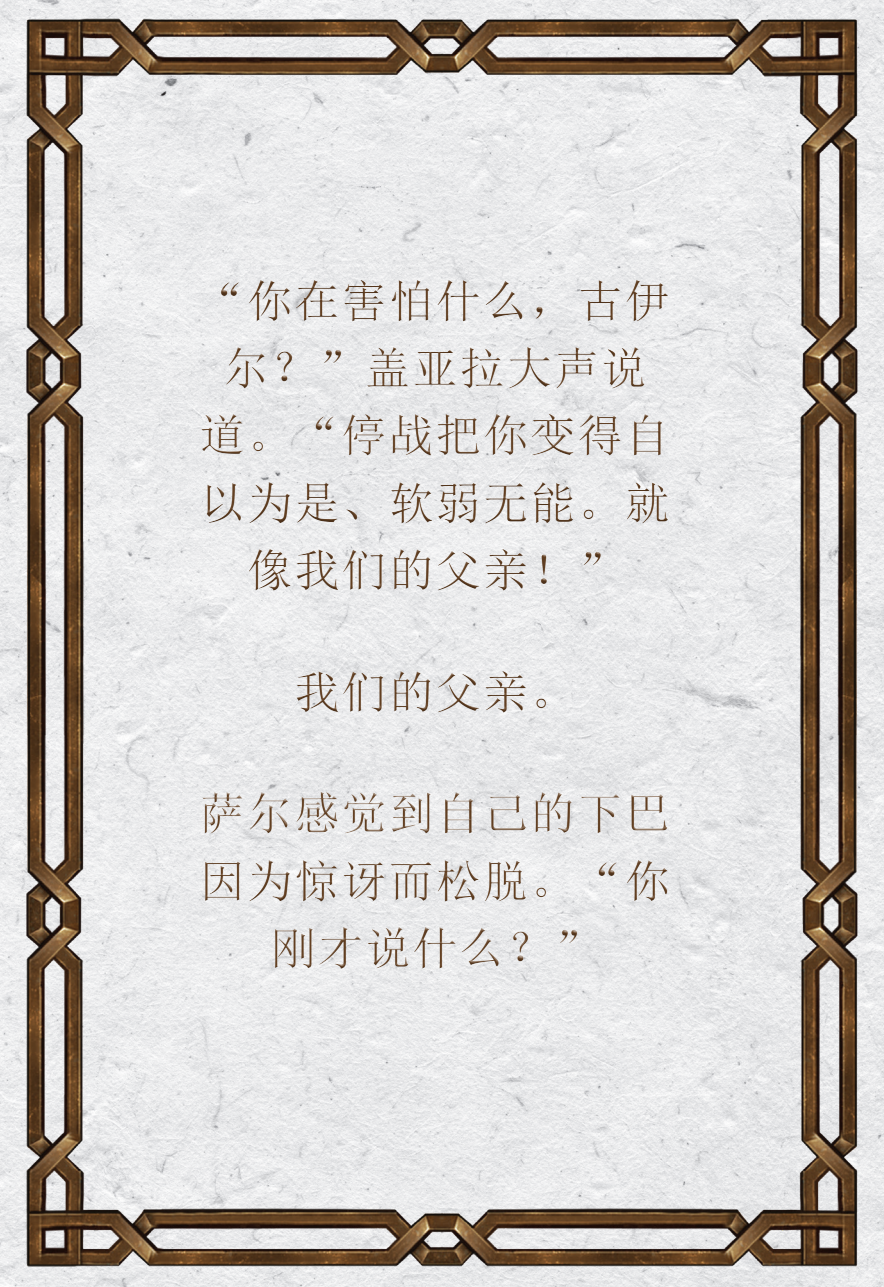
萨尔感觉到自己的下巴因为惊讶而松脱。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但盖亚拉并没有听进去。“我还活着，而杜隆坦死了，因为我见识过肆无忌惮的仇恨，并敢于直面它。”她一拳猛锤在战争议桌上。“曾几何时，人类还在这片土地上把兽人当作奴隶。阿格娜告诉我你是你解放了他们！还是你已经忘记了身上这套盔甲传承的遗志了，兄弟？”

听到这句话，萨尔后退了一步。他眨了眨眼睛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

“够了！”阿格娜打断了盖亚拉。她把一只手放在萨尔的胳膊上。他转过身来看着她……并且他看得清清楚楚，她的脸上并没有惊讶的神色。

“兄弟？”他说道。



“你在害怕什么，古伊尔？”盖亚拉大声说道。“停战把你变得自以为是、软弱无能。就像我们的父亲！”

我们的父亲。

萨尔感觉到自己的下巴因为惊讶而松脱。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阿格娜睁大了眼睛。“古伊尔，我——”

“你早就知道了？”他自顾自地点了点头。“你早就知道了。”

萨尔甩开她，愤然离开了会议室。



回到城堡之后，吉安娜一直在客房里沉思，她深知如果自己不能说通达纳斯的侄女，那明天天亮就得离开这里。时间已经所剩不多，她叹了口气，下定决心要亲自去找玛兰。今天激流堡遭受了流血牺牲，玛兰自然会有些情绪激动。太阳低垂在地平线上，吉安娜希望自己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。

但是当她打开房门，她却惊讶地看到了玛兰亲自到访，她看起来疲惫不堪、略显羞愧。

“我……为之前的话向您道歉，”她说道。“我也是一时情急。”

“别放在心上，”吉安娜说道。“但我想和你再好好谈谈。”

“我们找到僻静的地方吧，”玛兰提议，“避开城堡里的耳目。”

玛兰引着吉安娜走进一间长长的石屋，这里凉爽而黑暗，照亮房间的只有玛兰从灯台取下的火把和吉安娜法杖上柔和的光芒。这个房间显然年代久远，深埋于激流堡的城堡之下。长长的螺旋阶梯引着两人一路向下，看起来已经经过无数岁月的洗礼，搭建房间的砖块也和上方构成城市的砖石形状不同，而且大小也有区别。

玛兰停下了脚步，高举着火把。“我们正在走进阿拉索，”她说道。“这就是那片古老之地的全部遗存，旧世界最后的回响，很适合我们畅所欲言。”

吉安娜点点头。“我从小就知道这个传说，索拉丁看到了他父亲身披黑狼皮的幻象，以及如何建立了第一个人类王国。”

但玛兰摇了摇头。“不是传说，是历史。那是人们相信我可以通过自己的贡献来拔高和充实的历史。那是决不能遗忘的历史。”她叹了口气，转向另一位女士。“我很想继续我们先前的话题，但我想先和您聊聊这个。”她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羊皮纸。

吉安娜在昏暗的灯光下瞪大了眼睛——那是她寄给达纳斯的信。

“我的间谍大师扎塔西亚擅长使弓，你的兽人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。可惜我又少了一匹好马，不过战争时期会有牺牲是必然的。”

吉安娜法杖上的光芒变得更亮了。“玛兰，”她说道，“当心你的所作所为。”

玛兰充耳不闻。“当我听说您要来的时候，”她说道，“我原以为您是来帮我的。我以为您也许能明白我叔叔将我们置于了怎样的境地。”

她说完停顿片刻，吉安娜吸了口气才开口说话。

“玛兰，我想为你提供建议，”她开了口。“但是我必须做到真心诚意。谎言对你没有好处。”

玛兰的拳头攥紧了羊皮纸。“那就提出您的真知灼见吧。”

吉安娜咬紧牙关，陷入思索。接下来说出口的每一个字都至关重要。

“玛格汉身经百战，”她说道，“而库卡隆是部落最为精锐的战士。如果和玛格汉的紧张关系继续升级，那你必败无疑。你说你想为人民带来荣耀，善待他们。那就和盖亚拉缔结协议，用友谊让双方的人民受益。”

玛兰思索了片刻。“但现在和我共处一室的是艾泽拉斯最强大的法师，正是她在洛丹伦之战中为联盟扭转了战局。而您还在说我会输？”

听到这话，吉安娜叹了口气。“我是来向你提供建议的，玛兰，不是提供我的魔法。”

玛兰与吉安娜对视了片刻，然后转身走向房间的另一端。她停下脚步并跪了下来，她的火把照出地上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。

“我们的人民支离破碎，”  
玛兰边说边开始动手。“我  
深知这一点，是因为我面  
对过激流堡遭受的每一场冲  
突；我会躲在这座城堡躲避  
战火，我会被偷偷护送到乡  
间田野，或辗转于盟友的要  
塞之间。在那些时光里，我  
没有东西可看，只能阅读我  
们光辉的历史，看到我的双  
亲故去，我的叔叔奔波于一  
场接一场的战争。我坐在这  
座城堡之中，感觉是那么无  
助，也意识到阿拉索留下的  
遗产是多么珍贵。”

西。

吉安娜跟着玛兰走过去，当她看到眼前的东西之后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那是一头死去的座狼，依然穿戴着库卡隆狼骑兵的挽具。她之前和萨尔聊过很多次关于兽人坐骑的事——尤其是对于霜狼氏族而言，兽人与座狼的关系是基于尊重和友谊，而不是管教和驯化。那可怜的生物体型庞大，厚厚的黑色皮毛在火把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

玛兰站起身来，把火把插进墙上的灯台里，从腰带间抽出一把刀刃弯曲的短刀。她一把抓住狼后脑勺的皮毛，把它拽了起来。这个生物张开了嘴巴，露出了匕首一般锋利的牙齿。

“我们的人民支离破碎，”玛兰边说边开始动手。“我深知这一点，是因为我面对过激流堡遭受的每一场冲突；我会躲在这座城堡躲避战火，我会被偷偷护送到乡间田野，或辗转于盟友的要塞之间。在那些时光里，我没有东西可看，只能阅读我们光辉的历史，看到我的双亲故去，我的叔叔奔波于一场接一场的战争。我坐在这座城堡之中，感觉是那么无助，也意识到阿拉索留下的遗产是多么珍贵。”

吉安娜只能惊恐地呆望着玛兰开始剥下那只狼的皮，并对这个仪式所代表的意义感到无比厌恶。

“达拉然的坠落标志着又一个人类王国的逝去，虽然近年来它早已变得面目全非。吉尔尼斯早已屈服于疫病，我们也不再谈及奥特兰克……或洛丹伦的过往。”

玛兰将皮与骨肉分离时，传来了一阵可怕的撕裂声。“第四次大战期间，你也差点失去了自己的地位。而暴风城……原本只是一潭停滞不前的死水，如今却在领导我们，决定着我们能从联盟那里分到多少杯羹。”

现在激流堡的摄政王正仔细地剥下狼背上的皮，她又举起自己的战利品，顿时鲜血四溅。玛兰收起匕首，拖出刚剥下的狼皮，并把它放到了一块古老的阿拉索石板上。“人民需要我们的力量，但我们却一次次把它出卖给联盟。我们给他们送去军队，

送去粮食，激流堡却忍饥挨饿。我们给他们送去我们的战士，可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却不知道他们留下的传说。我们还要奋力击退食人魔、辛迪加，还有更可怕的敌人。”

玛兰又站了起来，再次取下了插在灯台上的火把。在闪烁的火光下，吉安娜可以看到玛兰的皮肤因汗水而变得光滑，胸口则因疲劳而起起伏伏。不过她还看到了别的东西。这位摄政王静静地站在皮毛前，她低头凝视，愣愣地出了神，即便这就是她自己刚刚剥下的狼皮。

吉安娜认清了现实，不禁心里一沉。

玛兰可不只是一位缺乏经验的统治者，一位理想主义者。

她还是一位信徒。她信仰的是光辉的过去，而吉安娜也知道那只不过是幻想。她崇拜的是一种受到误导、甚至有些危险的怀古之情，她崇拜的是一段她从未亲身经历过的黄金时代。

玛兰看着吉安娜。“阿拉希高地属于人类。这里是一个伟大帝国的核心，而帝国的血脉依然在*我们的*血管中流淌，吉安娜。我们必须消灭所有的入侵者，夺回我们的王国。这是我们生来的权利。这是索拉丁为之奋斗的目标。而我们——我——注定要继承他的遗产。”

吉安娜极力克制着自己的轻蔑，开口说道：“玛兰，你这是要走上毁灭之路。”

“那您要帮我吗，吉安娜？”

吉安娜摇了摇头，无言以对。

玛兰见此，面部紧绷，似乎已经准备发作。

“我就知道您不会明白，”她说道。“那就对不住了。”

吉安娜感觉一阵刺痛，然后听到石头铺的地板上咔嚓作响。吉安娜立即用手摸了摸脖子，指尖上沾满了鲜血。她转过身去，看到身后走廊的阴影中走出一位弓箭手。那个女人穿着带有兜帽的黑色长袍——正是这位弓箭手扎塔西亚，她之前射伤了萨尔，并且拦截了吉安娜的信件。

接着吉安娜便倒了下去，重重地砸在地板上，法杖也从手上滚了出去。她抬起头，想要看清玛兰，但是周围的世界已经开始

变成灰色。

玛兰蹲下身子，从地板上捡起了一支飞镖，然后又拿起了狼皮。“这应该不会杀了她吧？我可不想与整个联盟为敌。”

弓箭手得意地笑了。“大海的女儿今晚会睡得很香的。”

然后吉安娜便在黑暗中失去了意识。

### 关于作者

Adam Christopher是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作家，作品包括Star Wars: Shadow of the Sith和Stranger Things: 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。他同时撰写了热门HBC电视剧《福尔摩斯：基本演绎法》和获奖游戏系列《羞辱》的官方小说。作为阿奇漫画旗下超级英雄“神盾”的21世纪形象的联合创作者，Adam曾为Image Comics的Greg Rucka和Michael Lark的Lazarus系列主笔，也参与过Big Finish的《神秘博士》宇宙。作为国际畅销的Star Wars: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周年选集系列的作者之一，Adam也曾为IDW的全年龄漫画Star Wars Adventures撰文。Adam的原创小说包括了Made to Kill和The Burning Dark，以及其他众多作品。他的处女作Empire State曾被SciFi Now和金融时报评为年度最佳作品